

丹顶鹤

刊头题字:吴洪春



凭窗而读

假期,正是读书好时光。

一有空闲,便于窗前,将积存已久的书刊逐一浏览过,恰如沉睡一冬的草木被春风唤醒,也是过节的一种方式。

我的窗前阅读,自有个人的仪式感。落地窗前,一躺椅,一圆几,一方凳。躺椅可自由摇动,圆几上置一杯绿叶舒展的茶水,方凳则可以跷脚。书刊随意散落在椅上、几上、凳上、地上,阳光照射下,室内温暖,手捧一书,几欲昏昏欲睡。这是最慵懒的阅读方式,也是最放松的休闲时刻。连书本似乎也跟着慵懒起来,半开半合的,滑落地面的、垫在身下的。偶尔被一阵急促的鞭炮声惊醒,想必是邻里人家在办喜事。目光移向窗外,一群鸟儿像约好似的,自天而降,俯冲向田野低头啄食。过了一会,像听到口令似的,一齐飞向天空,落于悬在空中的电线上。一根细线之上,一溜小黑点,向下拗出一道弧线,让人不禁担心电线能否承载鸟儿之重。不由想起一句极具哲理的比喻,大意是,鸟儿敢于站在枝条之上,不在于枝条的牢靠,而在于有自由飞翔的翅膀。

“凭窗而读”,从语法结构来讲,是个偏正式。其要义不仅在于读,而在于“凭窗”。作为状语的“凭窗”,用在此处,准确诠释了状语的修饰性功能。以窗为媒介,人与窗若即若离;窗外景,或远或近。窗的形制、材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,作为意象的“窗”,则含义丰富。“当窗理云鬓,对镜帖花黄”“小轩窗,正梳妆”,是窗前对镜梳妆的女子;“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”“共剪”的不管是友人,还是爱人,纵隔山海,都无法阻挡思念之情;“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”,则与凭窗而读异曲同工,窗前杜甫的轻松与愉悦,穿越时空,埋头读书,极目窗外的凭窗之人,一样感同身受;《红楼梦》中的贾政,畅想在潇湘馆的月夜窗下读书,月下凭窗,沐香捧卷,极风雅,极幸福,黛玉一贯多愁,而在同样的月夜窗下,却写出了凄凄惨惨的《秋窗风雨夕》。

撇开上述凭窗的丰富含义不说,纯粹的窗前阅读,让人非常着迷。近几年来,凭窗而读几乎成为我假日休闲的主要方式与常态。窗外,无论日月变化、阴晴圆缺,我自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。此际,眼睛的功能充分发挥,哪怕是东坡笔下的“病目”,或读眼前书,或读窗外景,主打随意、慵懒、不专注。更多时候读书是副业,主业则是散漫地看窗外。田野弥望,稻麦青青,随风摇曳,碧浪滚滚;远处有数行树,依稀可辨,柳树是团状的绿,杉树是尖锥状的绿,梢前的蒹葭,则是一丛丛贴地的绿;深秋时节,满目金黄,青绿与金黄之间的轮回,一年复一年,进入冬季,寒烟漠漠,田野萧瑟,落叶萧萧,枝条稀疏。有时,玻璃上会落下一两只极小极细的虫儿,叫不上名字,在玻璃上游弋,似乎触手可及。碰上下雨之时,最好是细雨微雨,雨滴玻璃,划出一条长长的细线,横七竖八地交错着,绽放着,随后渐渐消散,后面的雨滴又前赴后继地扑向玻璃。窗里窗外,不论谁装饰了谁,总归让人陶醉。

就这样半躺半坐,似躺似坐于窗前,书看得有一搭没一搭,窗外云卷云舒,风吹草动,时间似乎停滞着,又不为人知地流淌着。看天色变幻,看暮色四合,看夜色渐至,看月色升起,有时可以消磨掉整个下午。人生需要这样的抽离,从一个时空切换至另一个时空,从一种状态迁移至另一种状态。只需要一扇窗,窗内一本闲书,窗外满眼生意,便足矣。此时,只有天地、书本与自己,细碎的翻书声里,可以听到心跳。在宁静的阅读中,默默迎接春天的到来。



古盐场上的初见

晓雾将歇,秋阳和灿。盐城,自东晋时期便“环城皆盐场”,我即将在这城北古盐场遗址邂逅景仰多年的散文大师卞毓方。

卞老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专注于散文创作,作品大气磅礴。那年我被分配到偏远乡村教语文,落寞中读到他的《十月》杂志的《长歌当啸》专栏,《韶峰郁郁,湘水汤汤》等佳作如泉似涌,抚着我的脾胃肝肠。

说好了十点会面,九点我就到了“新兴场南107米”的孙家宅。这是一座隐藏在市井的中式宅院,黛瓦粉墙,曲桥回廊,满院秋韵。令我没想到的是,卞老已在家人陪同下悄然而至。他头戴白色棒球帽,藏青马夹掩不住中国红卫衣的喜悦,模样一如我二十多年前读他文字时的想象。“这位先生,我记忆中有人和你特别像!”卞老一开口,我们算是正式见面了。

参观宅院时,卞老吟哦了两句诗:“盐商满头珠翠横,盐工脚下卤蚀腔。”得知主人是非遗泥塑传承人,卞老非常高兴。

来到花厅,茶香袅袅。卞老端起茶盏说道:“写文章要么小写玩玩,玩大的,必须考虑时代需要什么。当今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时代需要什么,我们就关注什么。”他打开手机,翻出刚写的关于AI的文章,发给我们一起阅读。季羨林先生曾认为卞毓方浩气盈胸,笔下常有奇诡之光。卞老回应:“我从不说假话,否则文章就没有那股气了。”

午餐时分,主人备了一桌盐阜家常菜。酒过三巡,卞老来了兴致,豪饮两盅,告诫我:“好作品,要想立得住,就要

像美酒,必须经得住陈化,要考虑能不能经得起五十年的时光检验。”

话题转到新书上,卞老从包里取出一沓厚厚的稿本,封面上手写着《一念一生》。“一共七十二篇,”他递过来,“太长,你且随便翻翻,给我提提意见。”

我匆匆翻阅,将目光落在首篇与末篇上——一头一尾,最能见出全书格局。

首篇《一念花开》,从“念”的本体写起。作者年轻时读到一本科普读物——将地球四十六亿年历史压缩为24小时,人类文明仅占尾声的0.2秒。那一刻,一念洞彻:人类何其渺小,人生何其短暂。文中历数诸多“一念开悟”,最核心的感悟源于马王堆帛书《老子》:当今流行本“大器晚成”,帛书作“大器免成”。一字之差,境界悬殊。“晚成”是人的有限视角,“免成”是宇宙的无限视角。文章收束于警句:“一念之澄,可通神明;一念之执,足以补天;一念通天,心照乾坤。你的一念,决定你之世界;你的一念,便是你之宇宙。”

末篇《一粒苍生——追忆袁隆平》,起笔于1972年,作者人生中第一次采访,对象是彼时籍籍无名的袁隆平:“他远远走来,黑,瘦,高颧骨,深眼窝,衣袖裤腿挽得老高,光着脚,乍一看宛如山野的农夫,惟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气,眼底有星光闪烁。”文中穿插许多动人细节:他错失国家游泳队资格,又被空军退回的曲折经历;他最爱李贺的诗句“我有迷魂招不得,雄鸡一声天下白”。最令我动容的,是作者临别时想听袁隆平演奏小提琴,他取下琴盒拂去灰尘,试了试音,又挂回去,歉然道:“现在不太适宜。”一个“不太适宜”,胜过

千言万语。

1979年作者赴京读研,行前向袁隆平告别,终于听到他拉了一首舒曼的《梦幻曲》。此后袁隆平声名日隆,作者却始终未着一字——“在他面前,我自惭形秽。”袁公逝世后,作者践约重访安江农校,在塑像前喟然长叹:“您啊,到还是这么瘦!”文章结尾写道:“他瘦得如田垄间的稻秆,却稳稳撑起了十四亿人的饭碗;瘦得似夜空的新月,却照亮了五大洲渴望丰收的阡陌。他把自我的灵魂种进了时光,于是每一个稻浪翻滚的丰收季,都是他跨越岁月的复活节。”

我将稿本合上,心中似有潮汐涌动。卞老问我如何,我说:“首篇从‘一念’起笔,直追宇宙之浩渺;末篇落在‘一粒’稻种,见出苍生之分量。一头一尾,恰好构成一个完整的圆——从一念到一粒,从无限到具体,从天道到人心。仅此两点,已足见全书格局。”

卞老颌首,目光越过花厅飞檐,望向远处古盐场遗址上的秋空。我忽然想起席间他说过的一句话——好作品要经得住陈化。眼前这部书的首尾两篇,一篇写于知天命之后,一篇跨越半个世纪才践约写成,不正是对“陈化”二字最好的印证吗?

一场遇见,一生铭记。与卞老在古盐场上的邂逅,让我得以先睹为快。《一念花开》与《一粒苍生》,一头一尾,恰如卞老其人——既有仰望星空的浩然之气,又有俯首大地的悲悯之心。而这两种气象,归根到底,都源于他所说的那句话:“我从不说假话,否则文章就没有那种气了。”文章的气,说到底,是人的气。

时光里的美好

节最喜欢的栀子花。

我一询问办公室的同事,却无人说是自己送的。栀子花缤纷浓烈的香气源源不断地散发出来,让我一整个上午的心情好得不得了。

或许,是某个孩子放在我的桌上的吧。以前就有过这样的经历。那时,我教的班级在一楼,教室的门外长了一丛栀子花树。记得那还是秋天,栀子花树还是很小很矮的。有一天,我对孩子们说,明年夏天到来,我们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栀子花了。

后来,当长裙在不知不觉间翩然起舞,某一天我去上课,一走进教室,就闻到一股浓郁的栀子花香。我笑着说:谁身边藏着栀子花?孩子们只是笑,你看我,我看你。

再去上课时,讲台上赫然摆着一捧温润可人的栀子花,芬芳饱满。我笑着看向他们:“谁送给老师的呀?”孩子们一个个笑着,不作声。下课后,我问课代表,那是哪个男孩,他羞涩地摇摇头说:“老师,不是我呀。”

其实,我已不再想知道是谁送的了。无论是哪个孩子,他或她的心底都藏着一份人世间最真诚的情感,那是正处于青春的孩子对老师的喜欢啊!

三箱三室

幼时,我热衷收藏各种小物件。常四处寻觅,想悄然存之。

春采野花,拔茅针,花连枝扦插土中,画地圈名,当作花房。茅针用塑料袋装好,埋于土坑,成为天然储藏室。夏天的桃子、西瓜、番茄,要么漂在缸里,要么悬在井中,要么藏在草丛。至于秋冬那些喷香的葵花籽、花生仁、蚕豆,便一股脑塞进木匣子里。想吃的时候,必须洗净双手,端正坐姿,一点点从匣中取出。

母亲那时见我东寻西觅,隔几天总忍不住提醒一番。岁月不居,箱室有语。我们娘俩的默契和在各种藏匿处的不断开发,让四季果实经久不败。

待我成年,仍习惯在床头或墙角置几个收纳箱。孩子和家人在潜移默化中,也都拥有了自己的百宝箱。母亲的瓦房换成了两层楼房,楼上还有阁楼,三个大卧室,房间的柜子或高或低地整齐排列着。镶镜子的,柜门稍窄,把手凸起,轻轻一拉,便能瞧见里头的乾坤;纯木板的,漆面闪耀,往里一按,又映出几层隔断。这些箱子,足以容纳她的全部家当。

可母亲不喜,箱子只放被褥和旧衣,其余的放箱子里踏实。她陪嫁的红木箱永远放在五斗柜的上面,用旧床单罩着,每年的三九天搬出曝晒一回。这么多年,她不停地翻转,留下实在不可丢弃的,新添我们给她买的衣物和营养品。我说,衣服用衣架挂着放柜里更方便。母亲却认为,带着樟脑香和木香的东西,才有岁月的味道。

红木箱始终稳稳立在柜顶。除此,木匣、铁盒、竹篓、塑料箱、玻璃瓶、瓷盘等,均被母亲打理得调适干净。玻璃瓶插着鲜花,瓷盘叠着水果,塑料箱放药,木匣存首饰,铁盒装糖果,竹篓放坚果。经过母亲的手,这些方圆不一的置物箱,仿佛天生就应该归于此。有些多了亮丽的蝴蝶结丝带,有些与墙面的挂历融为一体,有些依附时光的馈赠,常焕新颜。

这些置物箱似乎永远不会空。敲敲听声,掂量轻重,闻闻气味,盲人摸象般猜测里面的物件,似乎又成了我们娘俩新的游戏。每次我回来,孩子总禁不住询问外婆的百宝箱,我便乐此不疲地念叨:“哎,让我想想,外婆的铁盒里有一种椭圆形结实的坚果,铁锅炒得香飘十里哟!”“瓷盘里嘛,多了几捧红彤彤的果子,不能吃,但能供奉。”“对了,塑料箱重了些,有陈皮的味,你猜,是什么皮做的?”……孩子努力猜着,实在不得其果,便央求带他去外婆家看看。好的啊!我爽快地答应。

母亲也盼着家人们多去看看她的“宝贝”呢——她自诩有“三箱三室”。母亲一贯喜欢夸张,“三”其实表示很多。我原以为她拥有诸多的“箱”,只是用于收藏而已,直到一次家庭聚会。

那日午后,阳光微醺,我们围在庭院的枇杷树下闲聊。母亲郑重地搬出几张方凳,再摆她的“三箱”。“一箱启,愿岁岁平安。二箱启,愿月月圆满。三箱启,愿日日顺遂。”母亲虔诚祈愿,逐一打开她的箱子。真是琳琅满目,斑斓晃眼啊!摆着我们儿时看的武侠小说、奖状、成绩单,扎着小袋的粮食种子,捆成对的银锁、铜帐钩,码得整整齐齐的毛巾枕套……母亲说,这些物件刻着时光的印记,要常常惦记。是啊,被记得,被长辈父辈们当年的祝福承载着,就是一份需仔仔细细反反复复咀嚼的幸福。

对母亲而言,每次打开的不是边角磨得圆润发亮的箱子,而是一份寄存的欢喜和期盼。木箱含情,掀起暖意一片。那一刻,我忽然想起儿时藏匿的种种,原来,母亲和我一样,都相信平凡的日子定会开出灿烂的花。

三箱,确实如“三室”一样珍贵,所藏的是时间的甜,开启的是如愿的光。

杨锡浪

严宜春

邹娟娟

陈寅阳

